



瑜伽師地論

菩薩地—攝抉擇分 四 上

普力金剛上師 講於 大乘講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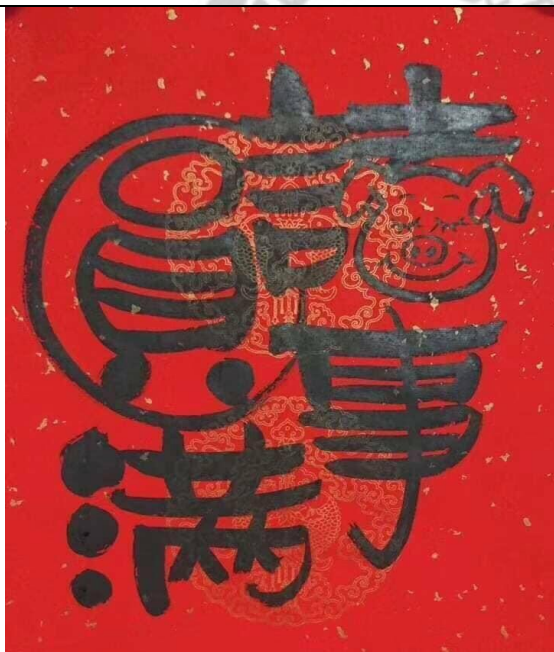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五、十二、八

弟子宏能 筆記整理

【前言】

我們用了三天的時間還沒能把本品講完，今天大概可以把它講完。我要用歸納的方法來闡述它，不過，我是將把本品的思想完全消化以後，再講給大家聽。我們知道《瑜伽師地論》〈攝抉擇分〉有兩個中心思想的主題，就是「正智」與「真如」。

本論告訴我們對宇宙人生的歸納法，讓我們對宇宙人生有正確的認識。什麼是宇宙萬有客觀的存在？這是「相」。



二〇一九己亥年
祝願大家都吉祥
勤修身口意淨業
福慧增長證菩提

發行者：財團法人
普力宏文教基金會
顧問：劉發泉
策劃：張榮珠
編輯：張現能
校對：洪秀蜜
電話：(02)27524519
(02)27400877
傳真：(02)27117139
地址：台北市復興南路
1段127號8樓A座
劃撥：19619626
戶名：財團法人
普力宏文教基金會

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

起始頁數

瑜伽師地論—菩薩地—

攝抉擇分 四 上……………一

生活禪小品（力發老師蒐集整理）

人生空幻如泡影……………	十五
用心若鏡（二）……………	十五
各有所長……………	十六
開卷有益……………	十七
熟能生巧……………	十七
道不同，不相為謀……………	十八
和諧與完美……………	十九
前攝行為……………	二〇
制度高於一切……………	二一
子非魚，焉知魚之樂？……………	二二
佛陀最先度化憍陳如的因緣……………	二三



什麼是人類社會裡的文化？這是

「名」。什麼是人類主觀的心理作用？

這是「分別」。什麼是宇宙萬有與我們身心安住的真理呢？這是「真如」。什麼是從分別裡面昇華為智慧而能體悟真理呢？這是「正智」。本論把宇宙人生歸納為「五法」，就是要我們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並要我們在這個地方認識佛教的真貌。佛教是什麼樣的宗教呢？它是發揚「真如」的宗教，它也是追求「正智」的宗教。所謂「正智」，就是正確的智慧。請問，佛教是不是「分別」的、妄想的宗教呢？不算。佛教是不是只講「名」的宗教呢？不算。佛教是不是只講「相」的宗教呢？也不算。這話怎麼講呢？佛教和「相」有沒有關係呢？有關係。佛教和「名」有沒有關係呢？有關係。佛教和「分別」有沒有關係呢？有關係。雖然佛法和「相」、「名」、「分別」等三法都有關係，但這

還不是佛教的目的，也不是佛教的中心。佛教的中心是「正智」與「真如」！那麼，這點我們了解清楚以後，對佛教的認識就不會認同世間上許多掛著佛教的招牌，卻不努力追求「正智」與「真如」的作法；好比有些人跟我講某某地方有位法師有神通，某某地方有個人有奇異的表現，覺得很了不起、很能引人入勝：。請問這些地方在正統佛教來看算不算「正智」與「真如」呢？當然不算！如果以佛教方便度化眾生來說，它只能算是度化眾生過程的前方便而已！不能算是佛教的中心思想。我們一定要深刻地認知：佛教的中心就是「正智」與「真如」！這點非常重要！

至於禪定也是佛法重要修學的課程，因為有定才能生慧、生正智；那麼，我們怎麼樣從分別心裡生起正確的智慧？如果沒有經過禪定這一關，就沒有辦法生起正確的智慧。而禪定也有兩個

關卡：一個是有漏定，另一個是無漏定。我們要從有漏定進入無漏定，然後由無漏定開發無漏智慧，這樣才算是「正智」。因此，禪定也算是佛教的中心。因此從「五法」中來看，什麼是佛教的中心呢？是「真如」、「正智」與「禪定」，但這個禪定特別指的是「無漏定」，「有漏定」還不能算。那麼，既然要透過「禪定」，才能引生正智，請問，佛教的「正智」在哪裡？就在一切眾生的「分別」心裡面。所以「正智」有沒有離開「分別」心呢？沒有！再請問，「真如」在哪裡？「真如」就在一切「相」、「名」、「分別」裡。這樣，問題來了，《大乘起信論》不是說「真如」離開言說相、名字相，也離開意識心的攀緣相嗎？既然如此，為什麼說「真如」就存在一切「相」、「名」、「分別」心裡呢？因為真如是究竟的真理，是諸法的法性，它如果不存在於一切「相」、

「名」、「分別」心裡面，它存在於哪裡呢？因此，「真如」遍於一切空間，也遍於一切時間。由於我們是凡夫，接觸到的只是片面的時間與空間，沒有辦法接觸到真理；那要怎麼樣才能接觸到真理呢？要有「正智」。所以在這裡我們要體會「真如」是無相的，它離開言說相、名字相，也離開心緣相。可是，「真如」普遍在我們一切的虛妄「分別」心裡面，也普遍在一切「相」、「名」裡面。我們必須用「正智」才能夠發現真理所存在的地方；如果單用「分別」是沒有辦法發現真理所存在的地方；甚至單用「名」或「相」也沒有辦法發現真理所存在的地方，因為真理是無相的。真理在「相」而「無相」，在「名」而「無名」，在「分別」而「無分別」，它是無相的法性本體。那麼，這樣說來，佛法是在不可說裡面而方便說。為了弘揚佛教、廣度眾生，不得不用世間的「相」

與「名」，不能不在「相」上安立「名」，不能不在「名」上顯示「相」，不能不善用眾生的「分別」心來開示佛法幽微奧妙的義理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舍利弗，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？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，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，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，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，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。」這就是佛教最重要的目的！佛教要「開」——開啟眾生正確的知見，信服佛陀的方便教化法門。「示」——讓眾生了解佛陀的知見，才能隨順符合真理。「悟」——依佛法的教化而信受奉行，得到真實的受用。「入」——以淨智妙慧證入真理的境界。這佛法開、示、悟、入的教化過程，能夠使令眾生由信而起解，由解而起行，由行而得證，這是諸佛大慈大悲出現於世間的目的。

佛陀講經四十九年，說法三百餘

會，佛陀竟然說祂沒有說一個字！為什麼？因為祂說法是為了開發眾生的正知正見；如果有所說就不是開發眾生內心的正知正見。佛陀說法是為了讓眾生悟入佛的知見，所以，在說法中所應用的「相」、「名」、「分別」都不是究竟的，只是善巧方便而已！

如果說神通就是佛教的話，老實說我有辦法現很多神通。因為神通不是佛教，所以不可以隨便現神通；佛教講究的是正知正見，就是「正智」。大家要依佛教的智慧去修習禪定，依修禪定而進入無漏定，開發更圓滿的智慧，證到真如，這才是佛教的中心。我為什麼要講本論的〈攝抉擇分品〉呢？就是要建立佛教的正法幢，讓大家知道什麼是佛教正統的目的。我們了解這個道理之後，大家就不要再盲目追求什麼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等神通了，這些都是旁門左道，都不符合正知正見！所謂

「佛知佛見」，佛的知是「正智」，佛的見是見到「真理」。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如果信仰了佛教，再去追求神通的話，那就沒有解脫的希望，反而變成落後的宗教。我常講神通跟神經病是隔壁，這是怎麼講呢？我們知道佛教的五門禪（註①），如果觀想在頭頂，可以放光，也可以得到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乃至很多不同的神通；可惜的是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會變成神經病。能夠獲得神通的人也許真有一兩個，但他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呢？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即使得到了神通，還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教徒！如果不能得到神通而觀想在頭頂上的話，我敢說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會變成神經病。所以，我在講《釋禪波羅蜜》或主持靜坐時，一定要求大家平實地用功，依佛教正智、真如的道理來修學；先從

平凡人做起，先讓身心都健康，以後才能夠獲得佛之知見。如果想當非凡的人，想要有神通，貢高我慢的心馬上就生起來了；且看那些有「神通」的人，他還會研究《瑜伽師地論》嗎？不會想的！他自以為有神通很了不起，自認為「我有天眼通，你們有沒有呢？我有天耳通，你們有沒有呢？你光會講經有什麼用……」順便一提，想要成就神足通比較不容易得到。請問，即使有天眼通有什麼用呢？他就沒有辦法懂得《瑜伽師地論》的道理。還有人說：「他有天眼通啊，我一本私密的書放在哪裡他都看得到哩！」這又怎麼樣呢？我不要再私密的書，就這一本大家都看得到的、公開的書，請問他看不看得懂？有天眼通不一定有智慧耶！佛法說佛具「五眼」是怎麼說的呢？「肉眼礙非通，天眼通非礙，慧眼了知空，法眼知俗有，佛眼正遍知。」換句話說，肉眼只要一張薄

紙擋住眼前，就看不到前面的境界了。天眼能穿透重重障礙，看到想看到的事物。慧眼是能夠了知萬法緣生性空真理的智慧之眼，如《金剛經》裡「解空第一」的須菩提，是阿羅漢所成就的慧眼。即使有了天眼通，但對真如莫名其妙，不能了解空性的道理；因為沒有智慧，不懂得佛法所說的無上真理。沒有智慧就是沒有正智，沒有正智怎麼可能體悟真如。那麼他的神通在哪裡呢？還在「分別」心裡，在虛妄的妄想心裡。大家以為神通就是智慧嗎？一點都不是！我一開始講經就說，要修天眼通快得很，怎麼修？觀想眼前白色，閉上眼睛也一直觀想白色，觀想久了，就能獲得天眼通。但是獲得天眼通又如何呢？沒有用的！如果沒有智慧，別人罵我們一句，我們就氣得暴跳如雷，因為心中的貪瞋癡沒有去掉啊！因為，天眼通沒有將內心的智慧開啟。同理，天耳通也

不是佛教所謂的「開悟」：，這些有漏的神通對解脫毫無關係，而且瞋心、慢心比平常人更重。不相信的話，你們去親近那些搞神通或搞鬼搞怪的人看看，他們內心的瞋心、慢心重得不得了！所以，不管是神道教，或佛教裡講神通的人，都是這副德性。總之，不論他信的是什麼教，只要我碰到這些人，我就會對他們說：「我弘揚佛法就是要把你們所謂的神通搞沒有了；如果你們生氣想要害我，那是不可能害到我的。你們不但害不到我，自己反而會倒大霉。」那麼，有人會問我：「你有什麼功夫呢？」我說：「我沒什麼功夫，我有《金剛經》所謂『無相』的功夫——無所有，或是《心經》所謂『無智亦無得』的功夫就夠了！有了這種功夫，我自己的身心都不可得，那我還有什麼可怕的？我連自己在哪裡都不知道，這樣，你們能夠害得到我嗎？」這是什麼

道理呢？因為我們多在虛妄分別裡，只要我們認為有一分自我，就是有一分虛妄分別，有一分虛妄分別就不能解脫！只要我們認為有自我，就必定解脫不了，就在自己的軀殼裡面，甩不了！解脫不了！我們暫且不要講密宗的神通力，單單講這點，就是所有想用神通來對付我的人，都沒有辦法如願。如果大家都能知道這才是佛教，佛教的理通於整個宇宙，而理是無相的，能夠證到無相的理才算是究竟，其他都是不究竟，因為其他都是虛妄分別；一旦生起了虛妄「分別」，不是掉到「相」裡面，就是掉到「名」裡面，怎麼掉就是不可能掉到「真如」、「正智」裡面。如果能夠證得無相，就能夠和「真如」與「正智」相應，這才是究竟的。

話說回來，雖然我們可以誇大其詞，但功夫還是要做的；如果沒有實際的功夫，都是掉在分別戲論之中。我講

經時，曾提過幾次一個朋友，他叫妙空法師，他是太虛大師十大弟子之一心道法師的弟子。心道法師過去在中國大陸西北甘肅省教化了很多，妙空法師是心道法師的大弟子；他跟我好朋友，那時他約二十三歲左右，我那時才十二、三歲，他研究佛學好多年了，也精通很多經論，還跟鼓山湧泉寺的定慧老和尚修禪七，而且修的是「生死七」。所謂生死七就是天天都很努力在修精進的佛七，如果沒有開悟的話，就不要出禪堂。可是一個月大概還是可以出來一次，在寺院裡散步。有一回，他看到我外面打坐，就跑過來跟我說：「你怎麼不過來禪堂跟我們一起打生死七呢？」我是這樣認識他的。又有一回，我到他的生死七禪堂裡去，是定慧老和尚在主持生死七。定慧老和尚在近代中國禪宗裡面相當於第二代的「第一把交椅」，第一代已開悟的大師是虛雲老和尚

與來果老和尚。大家都公認定慧老和尚將來能夠承接虛雲老和尚的法脈。那時候定慧老和尚幾歲了呢？在我看來約五十幾歲，但據說他已經六十幾歲了。我當時是十二、三歲的小沙彌，看到禪堂的大門開開，就跑到他的禪堂裡去，他看到我就瞪大眼睛，兇巴巴地拿起香板要打我，他的樣子很怕人，頭髮好長（二年才理一次頭髮），我就趕快溜啊！他就在後面一直追趕，我在寺院裡奔跑，遇到一個門，就趕快推門繼續快跑，他仍在後面一直追趕，直到最後一個門我推不開，這時他已經追到我面前了。我被逼得無路可走，我就轉過身來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一直追趕我呢？」定慧老和尚居然說：「你為什麼一直跑呢？你一直跑，我就一直追趕你啊！」這就是禪宗裡面所謂的「機峰」，可惜我當時年紀還小，不懂得禪宗的事，如果懂的話，可能就當下開悟了。當時我

又回答他：「我不懂！」他說：「你不懂就回去想！」過了這一關，我就一直想不通他為什麼要追我呢？難道我不跑嗎？不跑不就要被他打了嗎？後來，我才明白這是禪宗的機峰，應該追到山窮水盡的時候，自有柳暗花明的一番景緻出來！所謂做功夫，就是在這個地方下手！這些，是我和定慧老和尚與妙空法師所結的緣。後來二戰期間，日本第二次打進福建，當家師沒有徵求圓瑛老和尚的同意，只好勉強作出決定解散這些打生死七的出家眾。當時虛雲老和尚與圓公老人都遠在外地宏法，當家師定慧老和尚只是掛名的住持，這些打生死七的幾十個禪和子只好離開了禪堂。後來妙空法師跑到江西龍虎山下的寺院講《金剛經》。江西龍虎山過去一直是道教的大本營，而一個外地和尚竟然跑來這裡講《金剛經》！他講經當時也有很多人聽眾，可是第三天就有人在暗中施法

作弄他，害得他一病不起，沒辦法繼續講經了。如果當時妙空法師有證悟到《金剛經》的真髓——無相的功夫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諸法本來就一無所有，那就什麼事都沒有啦！真如本來就是無相的啊！可惜定力不夠，才遭到小人的暗箭傷害。

後來，江西那邊的寺院請定慧老和尚去那裡講《金剛經》，定慧老和尚有密宗的功夫，他第一天講經前唱好「爐香讚」，準備開講時，上回作弄妙空法師的人，一進入大殿門馬上就跌倒在地上，口水直流，喃喃自語地對定慧老和尚求饒：「我要向你懺悔，請你放我去，我一出去寺院就不會痛苦了。我外面帶了很多的小神來，可是他們一到寺院門口，看到好多又高又大的金剛神，就全部嚇得趕快跑光光了！我現在被你的金剛神用一隻大腳踩在胸口，難過得不得了，請您好心救救我，把我放了

吧！」定慧老和尚說：「我要怎麼救你的命呢？」那個人說：「你念什麼咒，就再念一遍，然後說『放走』、『放走』就好了。」定慧老和尚說：「要放走你是可以的，你得交待清楚為什麼要到這裡來作弄講經的法師？」那個人說：「以前妙空法師來講經的時候，我就作弄了他一下，結果他就一病不起。今天寺院又請了他的師父來講經，我想你的功夫比他高明不了多少，所以也想作弄你一下。現在你的寺院外面不知有多少大金剛神圍繞護衛著啊！我現在被一尊大金剛神的腳踩著，你如果再不放我，我就非死不可啦！請你慈悲救我，今後我再也不做這種作弄別人的事了。」定慧老和尚說：「既然你誠實交待了，以後不要再以為佛法是可以輕易對付的。」定慧老和尚就再念一遍咒語，他就好起來了。他就跪著拜了幾百拜，並留下來聽完這一場的講經法會才離開。原來定

慧老和尚念的是「楞嚴咒」的心咒「薩怛多般怛囉」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：如果我們單單只是知道正智、真如，沒有分別，沒有名、相，這樣的修行功夫還不夠！在正知正見的建立上是夠了，但禪定的功夫還不夠的。如果沒有定力就得不到真如力量的支持，所以才能讓小人的施法得逞。外道的施法能夠生起力量，是他們也有定力，但是他們的定是有漏定，有漏的念力。如果我們沒有無漏的念力，就會讓小人的施法有得逞的機會。我十四歲的時候，就聽到妙空法師遭人作弄而倒下去的消息。後來換定慧老和尚去龍虎山的道場講經，我想換人去也一定有結果啊！於是託朋友告知消息，後來朋友寫信告知定慧老和尚懾伏外道的詳細過程。我聽了定慧老和尚的故事後，趕快努力用功修習穢跡金剛法，將來才更有能力宏揚佛法；如果「正智」和「真如」拿不出來用時，這

個無漏定的穢跡金剛法就可以拿出來用了。佛法固然不講「分別」、「名」、「相」，但是為了擁護佛法的「正智」、「真如」出現於世間，不管是有漏定的神通，還是無漏定的神通，需要時還是可以方便應用的。雖然佛法不講神通，但是對於妨害宏揚佛法的人或事，還是可以展現一下神通的。（懾，音同折，或音射。有威服、害怕、恐懼等義。）我們接著講昨天的論文「世俗有與勝義有」。

【論文】

問：『相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有？
答：當言世俗有。由二因緣故：一、雜染起故，二、施設器故。

問：『名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有？
答：當言世俗有。由三因緣故：一、雜染起故，二、施設器故，三、言說所依故。

問：『分別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

有？答：當言世俗有。由四因緣故：一、雜染起故，二、施設器故，三、言說隨眠故，四、言說隨覺故。

問：『真如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有？答：當言勝義有。是清淨所緣境性故。

問：『正智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有？答：初正智當言勝義有。第二正智當言俱有。

【白話譯釋】

我講《瑜伽師地論》〈攝抉擇分〉的目的，是要我們對佛法有抉擇的訓練——怎麼樣對佛法有正確的認識，懂得什麼是「正智」？什麼是「真如」？什麼是「分別」？什麼是「名」？什麼是「相」？就多方面來觀察，觀察好之後發生一種抉擇的作用。接著論文用世俗有與勝義有來提出問題——五法、三自性的「相」是什麼？是「世俗有」。這「相」是宇宙萬有的種種現象，每一個東西都

有它的「實質」、它的「樣子」。請問這「世俗有」與「勝義有」怎麼定義呢？「世俗有」是一般人類共許的事物，好比我們大家都共許人有生、有死，大家眼前的事事物物等都是；「勝義有」指的是真理，一般人的分別思想都想不到，但是有沒有真理存在呢？有啊！既然有真理存在，我們要用什麼來了解它的存在呢？佛法用殊勝的意義來表顯真理，不能光用眼睛來看它的外表相狀來了解真理，而是用殊勝的意義將它表顯出來。好比真如就緣生來講是「性空」——緣生性空，而這性空能夠成就緣生之法——性空緣生。這個道理如果我們沒有相當的了解、殊勝的了解，就不可能體會得到性空的真理。這「性空」不是桌子外面的空間，也不是人死掉以後的空，也不是人還沒有生之前的空，也不是山河大地還沒有開始以前的那個虛空，也不是山河大地壞滅以後的那個虛

空。所謂「性空」是每一個法的本體，它是依靠種種關係而有，這個法是很微妙存在的本體，它的體性是無自性的空性。一切法都非常微妙地住在這個殊勝的空性真理中。這殊勝的空性真理有兩種表達：一種表達是一切法本身沒有實在的「我」性可得。另一種表達是它沒有「自性」可得——沒有自己實際的體性，因為它安住於空性理體之中。好比桌子有沒有自己實際的體性呢？沒有。因為它住於空性之中，木板不是桌子，膠、漆、釘子、……等等都不是桌子。那麼，真如以什麼為自性呢？以「無自性」為自性——以空性為自性。在《六祖壇經》裡惠能大師說的開悟偈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！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！」如果我們把這自性當成有一個實在的東西，那就大錯特錯啦！真如的「自性」是一切法「無自性」

的特性。一切法是假有的，但是它住於無自性的空性理體之中。這空性就是真理，千萬不要以為它有一個實在的東西！所以，說它是一個無形無相殊勝的意義，讓我們內心產生殊勝的見解，絕不是用普普通通的分別心所能了解的，勉強稱之為「勝義有」。

論文說：「問：『相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有？答：當言世俗有。由二因緣故：一、雜染起故，二、施設器故。」

論文再提問「相」是勝義有還是世俗有呢？答：宇宙萬有的現象當然是世俗有，不是勝義有。論文說有兩種理由：

一、「相」是由雜染所生起的。雜染是什麼？在「法相唯識學」上說，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帶有無量雜染的種子，因為它轉起了第七末那識，末那識又稱作「染識」。阿賴耶識好比是一個大倉庫，在生活中無論是好的印象、壞

的印象、好不好壞的印象、有漏的種子、無漏的種子也通通收藏進去。為什麼說無覆無記的阿賴耶識是有漏呢？

因為第七末那識恆常執著第八阿賴耶識為「我」第七末那識有我愛、我見、我癡、我慢等四個煩惱心所蓋覆，這四個煩惱是「共無明」。這個「我愛」，不是一般第六意識的愛，是自己對自己執著的愛。在阿賴耶識本身還要談到「不共無明」，它有不共於第七末那識的無明，就是一念妄動，這一念妄動就把本來清淨的、無記性的第八識覆蓋住了，這是很深很細的心性狀態，這種無明又叫作「生相無明」。將來我們研究「法相唯識學」時，會對它作很清楚的講述，在這裡我們只能稍微提一提。阿賴耶識在三性——「善性、惡性、無記性」中，唯屬於「無記性」；因阿賴耶識是異熟果，不能記它是善是惡；於善惡損益義中，不可記別，故名「無記」。而

在有覆、無覆兩類無記中，又唯屬於「無覆無記性」。因阿賴耶識在諸意識活動中，無有染污煩惱蓋覆它，既不障於聖道，也不蔭蔽心性，所以稱它「無覆無記」。阿賴耶識的相分有三種：①根身——正報的眼耳鼻舌身之五根身體、②器界——山河草木飲食器具等一切眾生之依報、③種子——生一切有漏無漏現行法之種子。請問，什麼叫作「雜染」呢？因為有無明的成份在裡頭，所以稱它有雜染。「相」是世俗有的第一個理由，「相」是由雜染而生起的——阿賴耶識本身由無明而生起的，所以說它是世俗有。第二個理由，一切「相」都有它適當的作用，好比桌子有它適當的作用，有它的方便性，所以說它是世俗有。

論文又說：「問：『名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有？答：當言世俗有。由三因緣故：一、雜染起故，二、施設器故，三、言說所依故。」

請問「名」是「世俗有」還是「勝

義有」呢？答：是世俗有。有三種理由：

①「名」也是阿賴耶識本身由雜染而生起的，阿賴耶識裡有無明的成份在裡頭，所以稱它有雜染。②「名」是從第六意識分別而有的，所以雜染得更厲害。在法相唯識學上說，「相」是依他起性，是客觀的存在。而「名」是遍計執性，完全是第六意識執著這個名言、名詞，把它當作實在的事物。好比我們心裡想：我的護照跑哪裡去了呢？回國後怎麼找也找不到。這「護照」是個名字，客觀的事物是「相」，因為有「護照」的客觀存在，才有「護照」這個名字的施設。我雖然沒有去找它，但心裡頭老想著我要把它找到的念頭，所以它是第六意識分別而有的雜染，在第六意識的分別是「粗雜染」，而在第八識是「細雜染」。③它是言說所依的。我們和別人之間的言語交流，所講的都是

些名詞的組合。好比有人問我：「為什麼他是你的好朋友呢？」因為我們之間見面很有話說，有說不完的話。許多人之所以有好朋友，都是因為兩個人之間談得很投機，彼此之間的交談都合乎雙方的心意，台灣叫作「真尬意」。所以兩人一直說個不停，變成很有交情的好朋友；反之，你和他為什麼是壞朋友呢？因為話不投機半句多，他說出來的話連半句都聽不下去啊！好比有人對我說：「你弘揚佛教是不合乎時代的事業。」這句話我聽不下去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聽不下去！不合乎我們心情的話，不合乎我們思想、習慣的話，都很難讓我們聽下去，連半句話都是多餘的。所以，語言是依靠名字而衍生的。由於這三個理由，所以說「名」是世俗有！那麼，語言是不是世俗有呢？是的。好比大家遇見朋友時，先是彼此寒暄，「好久不見，最近好嗎？」、「不

錯」……。說來說去，就說「某某人最近怎麼樣、怎麼樣……」變成說別人的是非了。我研究一般人交朋友的方式，以說別人的是非最容易交到朋友，他會覺得「哇！你把那麼秘密的事情都告訴我，真是我的好朋友啊！」又例如說「那個人對我不好！」、「那個人怎麼樣不行！」、「那個人很糟糕！」……「哇！他都把肺腑之言吐露出來給我，真是我的好朋友啊！」還有些人結交的是酒肉朋友，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，杯觥交錯、交談熱絡，好像親近得不得了！所以我不喜歡到處去吃吃喝喝是有道理的。那麼，一般人交朋友，多在他人的是非當中交談，這就是雜染，裡面充滿著無明！我愛、我見、我癡、我慢。這些現象都充分表示言語是世俗有。

論文又說：「問：『分別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有？答：當言世俗有。由四因緣故：一、雜染起故，二、施設器

故，三、言說隨眠故，四、言說隨覺故。」

論文再問「分別」是世俗有？還

是勝義有呢？「分別」就是我們第六意識的妄想心。它善於想東想西，不停地打妄想，它是世俗有？還是勝義有呢？

答「分別」是世俗有。我們平常想東想西就和我們說話一樣，就拿我自己過去曾經歷的例子來說：白天如果跟人下象棋，對手不會下而我比較會下，我設計了一個陷阱，「將軍抽車」讓他措手不及，或是讓他吃「馬」，我趁機把他的「車」吃掉，或是先喬好「炮」的位置，一個不留神就「將他的軍」，等他作好防衛動作，我剛好可以吃他的「車」或「馬」；到了晚上作夢時，還在夢想著下棋的殺招「將軍抽車」！樂得醒過來了。因為白天內心一直在「分別」下棋，到了晚上內心還是在「分別」下棋，所以，分別心肯定是世俗有。它有四種理由：①「分別」也是阿賴耶識本身

由雜染而生起的，阿賴耶識裡有無明的成份在裡頭，所以稱它有雜染。②妄想「分別」都是有對象的，而這些對象都是世間施設的假有，不是人就是事。「分別」心都是可以說得出來的，好比我對誰比較好，你知道嗎？不知道。我對誰比較壞，你知道嗎？不知道。但是我說出來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，「分別」心是可以說得出來的，可以直接說，不需要殊勝說，所以說它是世俗有。③「言說隨眠故」，分別心不說出來也可以，這裡說的「隨眠」是什麼呢？「隨眠」是指分別心可以停止下來，好比我現在正想一件事情，想累了，休息一下，或小睡一下，不再想下去了。不分別休息一下，也是世俗假有。④「言說隨覺故」。又好比我們正在休息或小睡時，突然間有個「啪」的聲音驚醒了我們，立刻警覺到「什麼事情發生了？可能是小偷唷！不能去開門揖盜，萬一捉不了

強盜，反而被強盜捉去怎麼辦？…」換句話說，分別可以隨我們言說而警覺，就是說他的心本來是不分別的，我們可以用言說把他驚動起來。我們也可以用言說讓他的分別心停止。這樣看來，「分別」肯定是世俗有！也就是說，我們可以用言說讓他人歡喜，或是讓他人氣得跳腳！由此可以推知，所有的「神通」都在分別心裡面，好比我們用言說去刺激他，他的神通就變得沒有了，如果大發脾氣，念力盡失，那就更糟糕了！所以，「魔」最怕我們不發脾氣，如果我們不發脾氣，有念力存在，「魔」就吃不消了。如果發起脾氣，「魔」就得意了，知道我們不可能有力量去對付他了，他就附著上身了。反之，我們不發脾氣，「魔」就害怕了，會越離越遠。為什麼我們用功念佛或念咒能夠消除業障呢？因為我們用功之後，內心不動就能遠離世俗的妄想分別，而住於真如

的隔壁。雖然沒有證到真如，但是和真的如相鄰，因為內心不動就接近無相，這樣，浮動的魔就沒有辦法接近了。反之，如果內心一妄動就變成了世俗有，別人說一句不中聽的話，馬上就用功不下去，起來和人吵架，這就是所謂的「言說隨覺」，隨著言說驚醒內心的「分別」，所以言語的分別是世俗有的。別人或許褒獎你說：「你修行的功夫不錯嘛！智慧也很高」，經人這麼一說，好像自己真的很有修養，內心頓時服服貼貼的好像很受用的樣子，這就是所謂的「言說隨眠」。

論文又說：「問：『真如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有？答：當言勝義有。是清淨所緣境性故。」

論主再提問：真如是世俗有還是勝義有？答：真如是勝義有。真如眼睛看不到，用手摸不到，我們用言語講也講不到，用我們的分別心去想也想不到，

必須用殊勝的智慧才能夠體會這殊勝的真理。所以說它是勝義有。為什麼說它是勝義有呢？有兩種理由：①真如本身沒有我愛、我見、我癡、我慢等煩惱，它是純粹的、清淨的、客觀的本體，沒有參和任何雜染在其中；②真如是由清淨智慧所緣的境界，它離開一切語言相、名字相、心緣相的分別境界，不是第八阿賴耶識雜染心所緣的境界。

論文又說：「問：『正智』當言世俗有？當言勝義有？答：初正智當言勝義有。第二正智當言俱有。」

論主再提問：正智是世俗有還是勝義有？答：正智開始的時候是勝義有，如果是第二正智的話是世俗有、勝義有二者都有。所謂剛開始的正智是勝義有就是說真如的本體，是由無分別智所證。我們昨天說無論是聲聞、緣覺或菩薩都是依這無分別智而證得真如；而這無分智是無相的，有了無分別智才能夠

體會這殊勝的真理。真如不是第六意識所能了解的，所以無分別的正智是勝義有。第二正智為什麼可以說呢？因為聲聞、緣覺的正智只有斷除了煩惱障，還沒有斷除所知障。因為聲聞乘是聽了佛陀「四聖諦」的言教而起修行的，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，由聽聞佛陀方便言說（法），而由正智證得斷除煩惱障的真如，聞法得果、證得阿羅漢；菩薩更進一步觀察一切法本具空性，由正智而斷除了所知障，徹悟空性、廣度眾生。所以這種正智就本體來說是勝義有，但就正智的方便妙用來說是世俗有。

【論文】

問：『相』當言誰所生？答：當言相所生及先分別所生。

問：『名』當言誰所生？答：當言補特伽羅欲所生。

問：『分別』當言誰所生？答：當言分別所生及相所生。

問：『真如』當言誰所生？答：當

言無生。

問：『正智』當言誰所生？答：當言由聽聞正法、如理作意，正智得生。

【白話譯釋】

論文又說：「問：『相』當言誰所生？」

答：當言相所生及先分別所生。」

論主又提問相從誰所生？答相由

相及分別所生。這相由相所生，回答得有點讓人聽得莫名其妙！好比桌子的相由桌子生嗎？不是的。桌子是由木板（或鐵板、塑膠板）、釘子、膠、漆、人工等許多條件組合而有。又相也由分別所生，這比較容易了解，我們分別種種零零碎碎的材料，如木板、（或鐵板、塑膠板）、釘子、膠漆、人工等材料，一一各有它客觀存在的實體、相狀及功用，把它們拼湊起來，就儼然有一張桌子的相。

論文又說：「問：『名』當言誰所生？」

答：當言補特伽羅欲所生。」

論主又提問名從誰所生？答名從

補特伽羅欲所生。「補特伽羅」是梵音，

中譯是「眾生」，眾生因為有我執，所以對世間的萬法有種種的執著，因而分別、計較；眾生有我的欲望執著（我執），認為諸法有實在的自性可得（法執）。好比兩個人在夜裡的樹下能夠足足講兩個鐘頭的話，聊些什麼呢？都是聊些是非人我。如果不是講是非人我，怎麼可能講那麼久，還意猶未盡。好比講些男人間的事或女人間的事，或是講些小孩子的事，這些事的範圍都不離是非人我。因此，論主認為「名」從眾生的我執所生。

論文又說：「問：『分別』當言誰所

生？答：當言分別所生及相所生。」

論主又提問分別從誰所生？答分

別從分別所生及相所生。我們的妄想心從妄想所生這真是一點也沒錯！好比我們用功念六大明王咒「嗡吽呢叭咪吽」：，如果肚子餓時，就會想起吃東西的妄想。唉！我在念咒用功，怎麼那麼不專心打起吃東西的妄想了？打妄想就是這樣，妄想從妄想生真是一點也

沒錯！所以，妄想不用去滅除它，內心生起一個想把它去除的想還是妄想。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好可惡喲！好恨自己啊！念佛念了幾十年還不停地打妄

想，生氣起來敲打自己的頭，這是大傻瓜的行為，真是妄上加妄啊！這樣，非得到神經病不可！妄想來了，只要有所警覺，不要理它，繼續用功念「嗡吽呢叭咪吽」、「嗡吽呢叭咪吽」、：，不要生起討厭打妄想的心就好了！甚至恨打妄想，那樣，妄想將打得更厲害！當然也不能夠喜歡打妄想，覺得打妄想很舒服，好像跟情人談戀愛一樣，兩三個鐘頭過去了，好像禪定功夫很深的樣子，其實都是在打妄想。所以，禪和子也可能掉到妄想的境界裡，兩三個鐘頭過去了，好像感覺只有幾分鐘的時間，結果，不是入甚深禪定境界，竟然是打妄想打得很舒服。所以，本論說妄想分別從妄想分別生。對於妄想分別，我們既不可以討厭它，也不可以喜歡它，這點在佛法的用功上是非常重要的。又因

為宇宙人生有種種的相，我們想要一一對它加以分別，才能了知它的體、相、用等相狀，所以說分別也從相所生。

論文又說：「問：『真如』當言誰所生？答：當言無生。」

論主又提問：「真如從誰所生？」答：「無生。真如無相的，一切法都是眾因多緣和合而有的，本來住於無相的空性理體之中。既然是無相的就沒有所謂的「生」可得！那麼既然沒有「生」可得，也就沒有「滅」可得。所以在法相唯識學的「五法」、「三自性」裡，真如是無生的。」

論文又說：「問：『正智』當言誰所生？答：當言由聽聞正法、如理作意，正智得生。」

論主又提問：「正智從誰所生？」答：「正智由兩種行為而生起：①我們要經常聽聞正法，就能夠喚起我們內心本具的智慧，好比我們研究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楞伽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、……等大乘佛法，就會讓內心的正智生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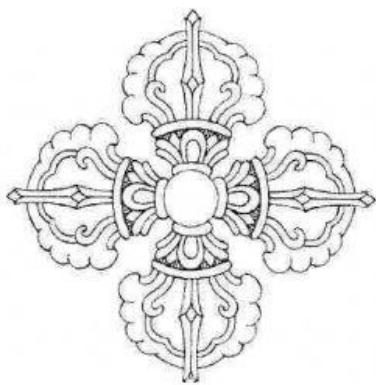
來；②要如理作意。我們聽經聞法後，要好好地思惟佛法的義理；如果佛法的聲音從左耳進、右耳出，會生起正智的話，那簡直是在作夢！聽經聞法後，一定要經常思惟其中的道理，多想它幾遍，甚至千百遍，……覺得這樣說有道理！覺得那樣說好像就沒有道理了！我明天要去問師父看看究竟怎麼說才對？能夠好好地思惟法義，了解其中的道理很好，這就是「如理作意」；如果對有些道理產生懷疑，那也是很好②的，經過思惟、辯論，或善知識的指導，才能成就佛法的聞思修三無漏學。聞慧，就是聽聞正法；思慧，就是如理作意。如果只能夠聽聞佛法，不去如理作意的話，我們對於佛法的修學就不會進步。換句話說，聽聞正法相當於學生上課，如理作意相當於學生回家作習題，習題都做對了，表示功課完全了解了。同理，在佛法的修學上，常能如理作意，才能夠生起正智。

【註釋】

註○五門禪：

①即《維摩經》〈弟子品〉中「迦旃延章」所說之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、寂滅之五義。維摩詰居士以「諸法畢竟不生不滅，是無常義。五受陰洞達，空無所起，是苦義。諸法究竟無所有，是空義。於我、無我而不一，是無我義。法本不然，今則無滅，是寂滅義。」一一雙非。取其雙比之義，而為圓教之五門禪。（法華玄義釋籤卷四）

②小乘七方便中所說之五停心觀。指不淨觀、慈悲觀、因緣觀、界分別觀、數息觀；《五門禪經要用法》中，以念佛觀取代界分別觀，稱為五門禪。念佛觀即全心全意觀想佛陀，對治昏沈暗塞、惡念思惟、境界逼迫等三障。（佛光大辭典）



生活禪小品

人生空幻如泡影

佛經裏有一段譬喻：

一位年輕人在岸邊看到水中有一塊閃閃發亮的金塊，他看了很高興，趕快跳進水裏撈取。但是，任憑他怎麼撈都撈不到；筋疲力竭、全身既濕又髒的他只好上岸休息。沒想到在水波平靜之後，金塊又顯現了。他想：

「水中的金塊到底在哪裏呢？我明明看到了，為什麼撈不到呢？」

於是他又跳下去撈，還是徒勞無功，他實在很不甘心！這時，父親出來找他，看到兒子全身濕淋淋又髒兮兮的，問道：

「到底發生什麼事？」

兒子回答：

「我明明看到水中有金塊，但是不管怎麼撈都撈不到！」

父親看看平靜的水面，再抬頭望著

樹，說：「你看，金塊不是在水中，而是在樹上！」

【附註】

上面這則「水中撈金」的故事告誡我們：人生空幻如泡影。生命無常，什麼時候會結束，誰也不知道；我們這一生力爭得來的物質、財產，到底能讓我們享用多少年呢？又有哪些是我們能永遠擁有的呢？佛經上說：「萬般帶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。」就是教導我們要了解人生空幻，猶如水中的金塊一樣，切勿汲汲營營去追求名、利，為這些空幻的東西奔波、勞累啊！我們要時時訓練當下這一念心，對於世間的一切財富、名利看得透，才能以平靜的心，步上修行之路。否則，欲望無窮，如何修行呢？因此，學佛的我們一定要先了解道理，然後才能常保知足的心，對一切人、事、物也都能常懷「善解、包容、感恩」的心，如此才能過著美滿、幸福的生活。

由上面故事中兒子與父親的對話中，不禁讓人想到古德所說「當局者迷、

旁觀者清」這一句話。有時人們身在局中，常會陷入迷失，很難看破局中的變幻；以致於誤將假當真，卻將真當假！且執意以為自己所見到的是真；在歷盡千辛萬苦之後，才發現自己所追求的，不過是一個幻影而已！人生就像這般，我們不能不戒慎、警惕嗎？！

用心若鏡（二）

一個小和尚司職撞鐘，每日按時去撞，日復一日。有日住持把小和尚調離職位，說他不能勝任。小和尚滿腹委屈道：「我每天都準時撞鐘，而且聲音響亮，從未出錯，怎麼不勝任呢？」

老住持語重心長地告訴他：

「鐘雖然撞得準時、響亮，但鐘聲缺乏感召力，缺乏喚醒眾生的那顆心的聲音。」

這個小和尚只是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」，未能「用心若鏡」地反觀內照，較尸位素餐好不了多少。

【附註】

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「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」此與佛家的鏡喻相同，所謂緣來現影，緣去不留！此亦金剛經之主旨之一：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」

讀過物理的都知道，鏡中的「相」是光線反射所成的虛像。鏡子使人現出本形，讓照鏡者一覽無遺地見到自己，人老了就是老了，眼皮上的皺紋、兩鬢邊的白髮、脫落漏風的蛀牙，鏡子忠實地反映出我們容顏憔悴的模樣，不可能顯現更好的形象。但是我們很難心平如鏡，因此映入的影像總會在心中泛起漣漪或成哀怨的形象，以致在腦中留下複雜破碎的印象。如果我們也能如鏡子般如實地反應現實，當世事如鏡花水月般地流過我們的眼前，達不到我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時，而我們仍能勝物而不傷，那就到達老莊的境界了。

用心若如明鏡，自然照見五蘊皆空，事來則應，事過不留痕跡。心若明鏡，明

鏡若心；鏡是本心、本性，孩子看到鏡子裡的只有物像，大人則見到鏡內物相之美麗，這就大有分別。鏡子用來照物是鏡子的本能，它不是玻璃容器，所以不能盛載物品，當物品移開時，鏡子中的影像也就空了。若人心中停留了物像且執着，便如明鏡蒙塵一般；凡事看不清晰。人生於世如何無欲無求？生老病死、愛恨情仇、貪癡癡慢疑，一切慾念如滾滾洪流，佛說這是苦海；我們無法脫離苦海，唯有學習「用心若鏡」。

各有所長

每一隻手都有五根手指，很多事情必須依靠五根手指通力合作才能完成，它們一直相親相愛、互敬互助。某一天，五根手指卻為了爭誰是老大而爭吵起來。大拇指說：

「當人們想要表達『第一』時，都會伸出大拇指以示讚美，而且，我排在最前面，所以，當然我最大了！」

食指不甘示弱道：「自古以來，民以食為天，所有人在品嚐食物時都會經過我，誰見過有人用拇指品嚐味道呢？有時候，我這食指一伸，指向哪個方向，所有人就必須朝向那個方向。所以，當然是我最有用！」

中指不服氣地說道：「你們仔細看看，五根手指中我最長，我在中間，難道這還不能說明一切嗎？」

無名指也很不服氣，它不滿地說道：「雖然我叫『無名』，但無名才是真名，在很多人心目中，我都有著無法替代的意義，你看所有結婚的人都會把鑽戒戴到無名指上，所以我是珠光寶氣的，而且寄託著人生最重要的承諾和情感，所以我是最重要的！」

四根手指爭得不可開交，小拇指卻一直不開口，大家都感到很奇怪，大拇指終於沈不住氣了，問道：

「你為什麼不說話呢？」
小拇指說：「我最小，而且位置也在最後，哪裡能跟你們比呢？」



大家一聽，覺得小拇指能夠真正認清自己的位置，有幾分難得自知之明，但這時小拇指又開口了：

「我知道自己很渺小，所以努力地向著聖賢靠近，當人們心存謙卑恭敬，雙手合十面對佛祖時，是我最靠近聖賢。」

【附註】

五指尚會爭大，社會上爭做老大的人更是屢見不鮮。雖然五指試圖通過確定「排名」，來確定自己老大的位置，但真正的大老，不是用身份的高低、排名的先後去衡量的，而是必須有懂得恭敬別人、包容別人的心量。正如故事中的小拇指，以一顆最虔誠的心向聖賢靠近著，在自我完善與包容他人中，贏得了真正的智者的位置。

開卷有益

宋朝初年，宋太宗趙匡義非常喜歡讀書，他曾命文臣李昉等人編寫了一部規模宏大的分類百科全書——《太平類編》。

這部書收錄了一千六百多種古籍的內容，分類歸成五十五門，共一千卷。

這部書編完之後，宋太宗給自己定下一個規定，一年之內全部將其看完，也就是每天至少要看兩三卷，於是這卷書也被更名為《太平御覽》。當宋太宗做出這個決定之後，曾有人覺得皇帝每天要處理那麼多國家大事，還要去讀這麼多書，實在太過於辛苦，於是勸他多休息，少看一些，以免過度勞神。可是，宋太宗回答說：「我很喜歡讀書，從書中我常常能得到樂趣，多看看些書，總會有益處，況且我並不覺得勞神。」

於是，他仍然堅持每天閱讀三卷，有時因國事忙耽擱了，他也要抽空補上，並常對左右的人說：

「開卷有益，朕不以為勞也。」

【附註】

讀書，可以澈悟人生道理；讀書，可以洞曉世事滄桑；讀書，可以廣濟天下民眾。捧一幀書冊，看史事五千；品一壺清茗，行通途八百。無須走馬塞上，你便可

看楚漢交兵；無須程門立雪，你便可聽師長之諄諄教誨。

宋真宗趙恆在其《勸學詩》中，曾經說過：「富家不用買良田，書中自有千鍾粟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；出門莫恨無人隨，書中車馬多如簇；娶妻莫恨無良媒，書中自有顏如玉；男兒若遂平生志，六經勤向窗前讀。」

書籍可以把我們引入一個神奇、美妙的世界，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、樂趣無窮，同時，還可以使我們從書中獲得人生經驗。因為人生短暫，不可能事事都去親身體驗，書中的間接經驗，將有效補充一個人經歷的不足，增添生活的感受。

熟能生巧

有一位射箭的人，來到鎮上展示他的才華。他是很不可思議的神射手，一箭接一箭，都正中靶心。這時，在群眾後面站了一個人，他並沒有喝采，只說道：「哦，這只是熟能生巧罷了！」

由於這位神射手自視甚高，他期望得到讚美，不喜歡這樣的評語，於是他走向那個人說：「你是什麼意思？這只是熟能生巧嗎？難道你能夠射得像我這麼精準嗎？」

這個人說：

「沒辦法，不過讓我給你看看個東西。」因為這個人曾經賣過油，於是他拿出一個瓶口非常狹窄，下方有個長長的瓶頸，底下是個圓形肚子的瓶子；只見他拿起一大桶的油，將油倒進那個小瓶口，剛好倒進瓶子裡，沒有溢出一滴油。然後，他看著神射手說：

「你能夠這麼做嗎？」

神射手說：

「我做不到，因為我從來沒有練習過那個技能。」

這個人說：「我沒辦法像你一樣射箭，但你也沒辦法像我這樣倒油，這只是熟能生巧罷了！」

【附註】

當我們羨慕他人所擁有的能力或技

能時，誰也不知道他們在背後裡練習了多久，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，才能精練到如此熟練的地步。不單只是能力或技能的成就，需要長期不斷地「練習」，思想和生活態度也是如此；如果我們每天的思想都很樂觀，長久下來，就會培養出樂觀正面的心態，並且珍惜每一天的生活；那麼生命的每一天都能活得既充實又精彩。如果我們經年累月地「練習」欺詐瞞騙，我們就會「精通」詐騙的技術，因此，在行詐騙時，自然眼不眨氣不喘，一點也不會覺得羞愧！

沒有人是天生的大師，所有大師上台的自信，都是在台下一點一滴練習出來的，常言道：「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」，正是此意。

這個故事在告誡我們：無論我們「練習」什麼事，只要時間久了，一定會愈做愈熟練，最後必然到達「精通」的程度；佛教的修行更是如此，如果我們能確實做到「一門深入，長時熏修」的要訣，「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」地努力精進，則

不論我們想要往生哪一個佛國淨土，必能如願以償，願與大家共勉！



道不同，不相為謀

東漢靈帝時，管寧和華歆是一對很重要的朋友。有一次，管寧和華歆一起在園子裡翻土種菜，忽然兩人看到地上有一塊金子。管寧揮動鋤頭，將它當成瓦塊礫石沒什麼區別，就像沒看到一樣，繼續鋤地不停；華歆卻不禁心動了，連忙把金子撿起來，又隨手扔在一旁，離開了。

還有一次，管寧和華歆坐在同一張席子上讀書，忽然有坐著轎子穿著冕服的大官經過，管寧仍然照常讀書，華歆卻忍不住放下書本跑出去觀看。管寧看他這樣不專心讀書，又羨慕做官的人，便割開席子和華歆分開坐，然後面色嚴肅地對華歆說：

「從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的朋友！」

【附註】

從管寧和華歆兩人來做比較，管寧行

事專注，不慕榮利，所以所見片金與瓦石並無不同。至於華歆心神不專，功名存心，卻把它撿起來再丟掉，證明了華歆有貪財之念。而當官員的座車經過時，管寧視而不見，不為所動；而華歆卻跑出去看，證明了華歆有想當官的慾望，不能對片玉與軒冕無動於衷。由此可見，管寧覺得他和華歆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」。但是，管寧身為華歆的好朋友，不應該毅然決然跟他割席，反而應該規勸華歆；而華歆想當官的慾望，雖有不對的地方，然而也不應該把它看得那麼嚴重，畢竟能不能當官，都是命定的事啊！

管寧無視金錢、權貴，性淡氣清，愛恨分明，如蓮花出於淤泥，不愧一代名士風骨。後來因天下大亂，避居遼東，魏帝幾番徵聘，都固辭不就，為當時人所崇敬。在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裡留下一句：「或為遼東帽，清操厲冰雪。」正可為管寧的人格作一個很好的註腳。而華歆則一直爭名於朝，曾助曹丕迫漢獻帝禪位，任魏國司徒。他們兩個不同的處世態度和道

德風格，早在青年時代就由這兩件小事情中顯示出來了。

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」，我們在交朋結友上也應該以共同的思想作為基礎；當然，這種割席分坐、斷然絕交的態度也未免過分立異鳴高。一個人既要嚴於律己，也要樂於助人，才是道德修養上的重點。

和諧與完美

春秋時期，晉國有一位著名的樂師名叫師曠，他生而無目，故自稱盲臣，又稱瞑臣。師曠不僅善於彈琴，也通曉南北方的民歌和樂器調律。據說，當他彈琴時，馬兒會停止吃草，仰起頭側耳傾聽；覓食的鳥兒會停止飛翔，翹首迷醉，丟失口中的食物，晉平公見師曠有如此特殊才能，便封他為樂太師。

有一次，晉平公專門請人為師曠打造了一張特殊的琴，琴上的弦不僅長短一樣，甚至粗細都是一致的。琴做得非常漂

亮，上面精心雕刻著各種精美的圖案，還鑲嵌了金銀美玉。

師曠試琴時，怎麼也無法彈出完整的旋律，於是便細細地摸索琴弦之後問道：

「這張琴的琴弦難道是一樣的嗎？」

晉平公回答說：

「是啊！這樣精緻的琴弦，應該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吧！樂師您雙眼已盲，否則一定會驚艷於這張琴的完美！」

師曠搖了搖頭，表情凝重地說：

「大王，您錯了。一張琴，之所以能夠彈奏出動聽的音樂，正是因為它上面的琴弦有短有長，有粗有細。一張琴中的大小弦，各有不同的作用，大弦為主，小弦為輔，互相配合，才能彈出和諧美妙的樂曲。」

師曠吩咐侍者搬出了他原來使用的琴，手指在琴上劃過，一串美妙的音符頓時躍出，令人身心舒暢。

【附註】

一張琴之所以能彈出高低音，是依靠琴弦的長短、粗細不同來實現的。像晉平

公那樣僅為達到外表的和諧與完美，而刻意求同的做法是不可取的。

事物各有長短，書生儒冠可以在朝侍奉君主，卻不能躍馬馳騁，縱橫疆場；赤兔烏騅，能日行千里，但若將其放到屋裡捕鼠，牠們甚至比不上一隻小野貓；紫電青霜是天下聞名的鋒利寶劍，若借給木匠用來做木工活，可能還不如一把普通的斧頭。

「梅須遜雪三分白，雪卻輸梅一段香。」宋代詩人盧梅坡借梅雪之爭，告誡眾生：人各有所長，也各所短，這是自然之理，不必過於執著。取人之長，補己之短，才是正理，才得灑脫。



前攝行為

有一對夫婦在婚後十一年生了一個男孩；夫妻恩愛，男孩自然是二人的寶。男孩兩歲的某一天早晨，丈夫出門上班之際，看到桌上有一瓶打開蓋子的藥水；不過，因為趕時間，他只大聲告訴妻子記得

把藥瓶收好，然後就關上門，上班去了。

妻子在廚房裡忙得團團轉，卻忘了丈夫的叮囑。男孩拿起藥瓶，被藥水的顏色所吸引，覺得好奇，於是就一口氣把整瓶藥水喝光了。藥水的成份劑量很高，即使是成人也只能服用少量。由於男孩服藥過量，雖然及時送到醫院，但仍舊回天乏術。

妻子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嚇呆了，不知如何面對丈夫，更害怕丈夫的責難。當焦急的父親趕到醫院時，得知噩耗非常傷心！然而在看了兒子的屍體之後，他卻望了妻子一眼，然後說了四個字：

「I love you darling！」

附註：

這種反應稱為 Proactive Behavior (前攝行為)。所謂「前攝行為」，即是當我們在遭遇困境時，能夠反過來控制局面而不被局面所牽制。上面故事中的丈夫，不愧是人類關係的天才；因為兒子的死亡已成事實，再多的責罵也不能改變現況，只會惹來更多的傷心。況且不只是自己失

去了寶貝兒子，妻子也同樣失去了寶貝兒子。這則故事主要的是在彰顯人類有能力選擇「自我控制」的層次。當在面對一件不幸的事件時，我們可以大發雷霆、怨天尤人，甚至責難一千人等，但事情卻不會因此而有絲毫的改變，反而只會讓創傷的疤痕繼續伴著我們往後的生活。反之，如果我們能放下怨恨和懼怕，換一個角度來看事情，並勇敢地活下去，可能事情的境況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遭！

佛法中也常告誡我們：要由內心來轉變境界，而不是讓身外的境界影響我們內心的清淨與智慧。我們要做環境的主人，千萬不要被外面的境界牽著鼻子走！如果我們能夠體會其中的道理，並且能夠在真實的生活中實踐，我們就可以過著自在的生活了。

當看到這位丈夫口中說出「I love you darling」的時候，心中感慨萬千！多麼簡單的一句話，但要有多久的修練、多大的包容、多深的人生智慧，才能在那種時刻，說出如此令人動容的一句話。其

實，每個人在遭逢不幸的事件時，如果不能選擇最適當的方式去面對，又如何去面對未來以及周邊的人、事、物呢？因此，在生活中，我們不妨隨時養成：「能有，很好；沒有，也沒關係」的想法；久而久之，當在遭逢一切挫折時，才能以「面對它、接受它、處理它、放下它」的心態，轉苦為樂。願與大家共勉！



制度高於一切

【故事一】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美國空軍降落傘的合格率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，從概率上來說，這就意味著：「每一千個跳傘的士兵中，會有一個因為降落傘不合格而喪命。」

軍方要求廠家必須讓合格率達到百分之百才行。廠家負責人說他們竭盡全力了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已是極限，除非出現奇跡。

於是軍方（也有人說是巴頓將軍）就改變了檢查制度，每次交貨時從降落傘中

隨機挑出幾個，讓廠家負責人親自跳傘檢測。從此，奇跡出現了，降落傘的合格率達到了百分之百。

【故事二】

英國將澳洲變成殖民地之後，因為那兒地廣人稀，尚未開發，英政府就鼓勵國民移民到澳洲，可是當時澳洲非常落後，沒有人願意去。英國政府就想出一個辦法，把罪犯送到澳洲去。這樣一方面解決了英國本土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，另一方面也解決了澳洲的勞動力問題，還有一條，他們以為把壞傢伙們都送走了，英國就會變得更好了。

英國政府僱傭私人船隻運送犯人，按照裝船的人數付費，多運多賺錢。很快政府發現這樣做有很大的弊端，就是罪犯的死亡率非常高，平均超過了百分之十，最嚴重的一艘船死亡率達到了驚人的百分之三十七。

政府官員絞盡腦汁想降低罪犯運輸過程中的死亡率，包括派官員上船監督，限制裝船數量等等，卻都實施不下去。最後，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勞永逸的辦法，就是將付款方式變換了一下：由根據上船的人數付費改為根據下船的人數付費。船東只有將人活著送達澳洲，才能賺到運送費

用。新政一出爐，罪犯死亡率立竿見影地降到了百分之一左右，甚至後來船東為了提高生存率還在船上配備了醫生。

【附註】

一個好的制度可以使人的壞念頭受到抑制，而壞的制度會讓人的好願望四處碰壁；因此，建立一個將結果和個人責任及利益聯想在一起的制度，能解決很多社會問題。

看完以上兩篇文章，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「只有好的制度，一個團體、公司、國家：才能有好的發展」。但這樣的制度只存在於理想，若沒有經過人民一番努力爭取，是很難存在於這個社會的。並非吾人無法思考出一套完美的制度，而是只要是人都會有私心，只要是由人所制定的制度都會有漏洞。

因為制度是身為管理者所制定出來的東西，而身為管理者的人只會用制度來約制別人，卻不會用制度來約束自己；即使會用來約制自己，也只是表面上做給基層人員看而已。因此，在設定制度時，身為管理者，就會設法弄出很多漏洞，好讓自己在犯錯時能利用漏洞逃脫或降低刑責。

而身為人民的我們，表面上是民主社

會，但實際上卻是黨政社會，表面上執政者是由人民選出，但人民選出執政者之後，在面對腐敗的政府時，我們卻沒辦法對壞的制度，隨時修改條文，來制約腐爛的官員，因此，人民只好透過抗爭來表達不滿。

而那些腐敗官員，在經過人民強力的抗爭下，也只會用「這是規定、一切合法、一切按照程序」等理由來推託，直到人民的怒火燒到某一高層或面對選票時，才會趕緊出來安撫人民的情緒，然後對制度稍做修改；但改來改去，還是會補東漏西，表面上看似改革，實際上只是玩一些文字遊戲來唬弄人民。畢竟，管理者不會真的思考出一套完全制約自己的制度出來，讓自己在這套制度中，被綁住手腳或危害到自己的福利與利益。

子非魚，焉知魚之樂？



有一次，英國哲學家羅素(Bertrand

Arthur William Russell)到四川訪問，他和陪同人員坐著兩人抬的竹轎上峨眉山。當時是火熱的夏天，轎夫們累得滿頭大汗，羅素

暗自想：

「這些轎夫一定特別痛恨坐轎的人，大熱天的，還要抬著他們上山。或許他們在想，為什麼我是抬轎子的人，而不是坐轎子的人？」

一路上，羅素都在琢磨這個問題。到了半山腰，羅素讓轎夫停下來休息。他下了竹轎，細心地觀察他們的表情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轎夫們又說又笑，對於悶熱的天氣和坐轎的人，沒有絲毫埋怨，反而興高采烈地給羅素講自己家鄉的笑話，還好奇地問他一些有關國外的事情。

表面上看，在烈日炎炎下抬著客人爬山，這應該是苦不堪言的事。但轎夫照樣怡然自樂，可見，幸福確實無關乎外境。後來，在《中國人的性格》一文裡，羅素引述了這個故事，並得出這樣的結論：「用自以為是的眼光看待別人的幸福，這是錯誤的。」

所以，判斷一個人幸福與否，不能僅憑外在的表象。看到無錢無勢的人，不要以為他一定不幸福；看到榮華富貴的人，也不要以為他肯定幸福。正如《莊子》一書中所說的：「子非魚，焉知魚之樂？」因此，我們絕對不要自以為是地看待別人的幸福。

【附註】

有一個寓言故事說：一隻豬、一隻綿羊和一頭乳牛，被關在同一個畜欄裏。有一次，主人捉住豬，豬大聲號叫，猛烈地抗拒。綿羊和乳牛討厭牠的號叫，惱羞成怒地指責說：「你也太誇張了吧！他常來捉我們，我們並不大呼大叫。」豬聽了回答道：「捉你們和捉我完全是兩回事，他捉你們，只是要你們的毛和乳汁，但是捉住我，卻是要我的命！」綿羊和乳牛聽了，都默不作聲了。

這個故事的寓意很深刻，它說明了立場不同、所處環境不同的人，很難瞭解對方的感受。倘若我們善於站在別人的位置上，就能更接近平、更符合事實，讓人與人之間多一些慈悲之心，使別人容易接受我們，這樣，人與人之間的誤會、矛盾也就會少很多了。

這個世界的一切結果，都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，任何人做任何事，都有他的原因和理由。任何人的生活都有不為人知的喜怒哀樂。有些人總是喜歡不問青紅皂白地指責他人，往往就是因為沒有搞清楚其背後的原因；在指責別人之前，一定要先全面瞭解情況。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就急於

指責和批評，很容易造成對別人的傷害。所以，我們需要改變不經分析，就輕易對別人的生活進行對、錯判斷的習慣。



佛陀最先度化憍陳如的因緣

在釋迦牟尼佛教法出現世間的因緣

裡，為什麼佛陀要最先度化憍陳如等五比丘呢？《瑜伽焰口》云：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；道不虛行，遇緣即應。」

太子成佛後，觀察應度的眾生：當時在雪山修行的阿羅邏加藍與鬱頭藍弗兩人修行功夫好，鬱頭藍弗還證得了非想非非想定，但兩人都已過世。其次，觀察五比丘應先得度。

憍陳如等五比丘，有三個是父族的、兩個是母族的。釋迦太子於十九歲時半夜離開皇宮出家，稍後，父王派憍陳如等五人去尋找太子，並規勸太子回家，如果沒有辦法達成任務就不要回來。結果，果然沒有辦法勸太子回宮，他們不敢回宮，因為回去也必定是死罪，所以只好跟隨太子

出家修苦行六年。其間，太子日食一粒麥子，日子過得實在太辛苦了，五人當中有三人受不了身心的煎熬而離開雪山，前往波羅奈國的鹿野苑苦行林。

釋迦太子苦行六年滿了，一日思維：「如此苦行無益解脫！」於是到泥連禪河沐浴，並接受牧女乳糜供養。留下來的兩人看到太子放棄苦行的行為，以為太子退失了道心，也到了鹿野苑。太子稍待身體恢復後，修習中道之行，在菩提樹下發誓：「若不成佛，不起此座！」終於在臘月初八夜睹明星成就佛果！三嘆：「奇哉奇哉！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；若離妄想，一切智、自然智、即得現前！」

五比丘應先得度的因緣有多種說法，略說兩種：

○站在佛陀這邊來說：即《金剛經》中所說的。久遠劫前，歌利王曾割截忍辱仙人的身體，將他的身體節節肢解。那時的歌利王，就是憍陳如的前身，而忍辱仙人就是行菩薩道時的釋迦牟尼。歌利王問

仙人痛否？仙人答堪忍！歌利王問仙人恨我嗎？仙人答不恨，我還發願將來成佛要最先度化你！歌利王不信！仙人說：

「如果我所說的話真實不虛，身體將立刻恢復原狀，如果所說的話不真實，身體將立刻壞滅。」結果瞬間天地動搖，仙人的身體將恢復原狀。

○站在五比丘這邊來說：五比丘是在賢劫千佛時，釋迦牟尼佛前一尊的迦葉佛，在像法時有九個青年出家，其他四人都證得阿羅漢果了，餘五人都尚未證果。五人就在迦葉佛前發願：「我等今生沒有成就，願在釋迦牟尼教法中要最先成就。」這就是為什麼佛陀要最先度化憍陳

如等五比丘的因緣——憍陳如等有感、釋迦牟尼有應，才成就了此師資相契、感應道交的不可思議功德！可見，一切法都不昧因果！如是因，如是果！

憍陳如因為在釋迦牟尼的教法裡最先悟道，所以佛陀為他取名「憍陳如」，即「最初解」——最先證悟佛法無生真理的人。

歌利王的故事，不禁讓人想問：「歌利王做了壞事，為什麼還成為佛陀第一個度化的人，這是否違背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的因果論？」

因果的道理甚深微妙，不能只用一生來看待。歌利王割截仙人的身體固然有罪，但是他卻意外的立了功，因為他成就了忍辱仙人的功德！菩薩難行能行、難忍能忍的廣大行願，真是偉大啊！原本生性兇殘的歌利王，親眼見證忍辱仙人的不可思議事，肯定當下幡然悔悟，頓時變成能夠接受忍辱仙人教化的弟子，成為護國愛民的仁王。所以上師常說：「《大般若經》常說，眾生對菩薩有大恩德，如果沒有眾生，菩薩就不可能成就佛果。」

歌利王的故事告訴我們：修行人永遠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，心裡沒有仇敵，無論是侮辱我的、毀謗我的、陷害我的：都可以是我們的善知識，在修忍辱功德的過程中，能把修行人的精神境界往上做大幅度的提升。

【附註】

橋陳如等五比丘，在楞嚴會上，佛以六根、六塵、六識等十八界及七大，依序請弟子們各舉例說明自己修證圓通(即三昧)的方法。橋陳如等五比丘首先從座位上起來，頂禮佛陀並向佛陀稟白：「我過去在鹿野苑見到初成佛道的如來，因為聽到佛陀您說三轉四諦法的音聲而開悟。佛陀您在示相轉時就問我等：『這四諦之理你們了解了嗎？』，我當時回答：『我了解了。』當時如來說我是阿若多！最初解。四諦法的法音微妙而圓滿，包含一切義理，我等因為聽聞佛陀的音聲而斷盡見、思二惑，證得阿羅漢果。佛陀今問我們證入圓通的法門，如我修證的經驗，從法音入道是最上、最妙好的方法。」

一般人往往把四諦法小看成小乘佛法，實際上它包含了一切佛法。所以《涅槃經》裡有四种四諦：生滅四諦、無生四諦、無量四諦、無作四諦。其中無作四諦是最高、最妙，是圓教的境界。世上沒有沒有天生的釋迦，也沒有自然的彌勒！修德圓滿，性德方顯。大家應努力再努力！

普力金剛上師的墨寶：

有人問我道
搖手說不知

說而無說
念而無念